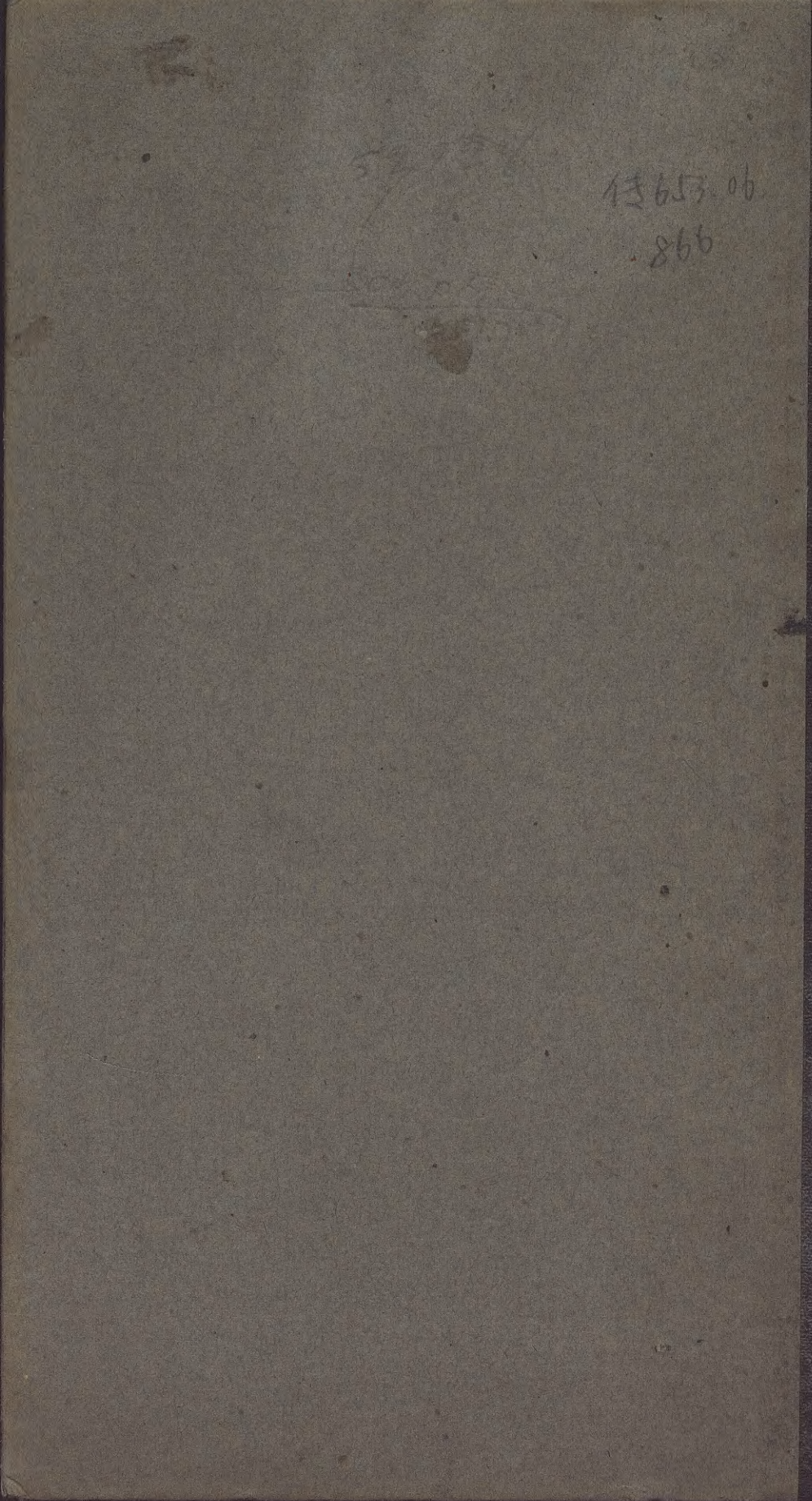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待 653.06
866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函 2 册 書号 13527

(合訂1册)

52928

宗孫莘老先生年譜

H 920332

1277

宋孫莘老先

季譜

板藏高郵
甘雨亭

高郵地介揚楚有宋之世為南北
要區魏公瞻象之堂忠武駐兵之
地蘄王復築之城赫然在人耳目
其間人材輩出著者莫如孫龍圖
莘老秦學士少游秦氏淮海集
傳於世龍圖始終大槩見於
本傳其書則春秋傳十

序

所稱文集奏議六十卷今
得見夫君子為善於鄉宣力於
後之人得其遺聞軼事於簡斷
殘之餘猶慨慕焉弗能置矧先生
德量淵涵樹立閎遠為一代偉人
哉文學茹君雩水郵之後進也垂
老一衿家徒四壁中年迭遭困頓
遂日以著述為樂嘗輯十種古逸
書儀徵相國序而行之曩余續脩
郵志得君覽社餘聞備採擇焉茲
編萃老先生年譜旁徵博引辨析
詳明於先生出處大節立朝風軌
以至一交際一游歷視史傳加詳
俾覽者按年可稽也茆君

十閉戶研書不求聞達獨
鄉之賢人君子其景行可知矣
郵文獻之邦代有傳人如茆君者
固當世不可多得哉余故亟梓之
以為深心好古者勸
道光二十有五年歲在乙巳夏五
月天中節湘鄉左暉春並書于震
山縣衙之詠史精廬



左暉
校刊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高郵後學茆泮林纂

宋仁宗天聖六年戊辰先生生姓孫氏名覺字莘老先生
世江都人徙居高郵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
常寺奉禮郎母元氏

案先生先世名諱有無官秩宋史本傳不詳茲據宋
畢仲游西臺集孫公傳師墓志銘載入父贈銀青光
祿大夫母贈河東郡太君
不知在何年附此存攷

天聖七年己巳

天聖八年庚午

天聖九年辛未

宋孫莘老先生年譜

明道元年壬申五歲始入學

宋人入學或七歲見趙與

案邑志先生嘗從鄉先生喬竦學喬竦字立之世人以鄉先生教授州里倡明孔孟之教從遊者多文行知名一時淮南數千里間其視高郵若齊魯孫龍圖覺亦其徒也竦卒先生撰墓銘今未能確指從學何年首載於此

明道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景祐二年乙亥

景祐三年丙子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寶元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厯元年辛巳

慶厯二年壬午十五歲通易書春秋經大義

慶厯三年癸未

慶厯四年甲申

慶厯五年乙酉

慶厯六年丙戌十九歲娶某氏

案宋秦少游淮海集與先生簡云前書聞姨婆縣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為娶於徐氏

慶歷七年丁亥二十歲從海陵胡瑗游入經社

宋史孫覺傳覺甫冠從胡翼之游

案宋史作胡瑗國史傳作胡翼之載先生春秋經解書前以下凡與宋史小異者俱參國史本傳

慶歷八年戊子二十一歲春秋經社要義成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春秋經社要義龍圖閣學士孫覺莘老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列其間眾所推服此始其時所作也

是歲歐陽修知揚州先生往謁

宋蘇軾東坡集頃歲孫莘老嘗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宋周輝清波雜

志亦載

皇祐元年己丑二十二歲登馮京榜進士第為河南縣

主簿

宋史李常傳常與孫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

案先生登第後為河南縣主簿宋史本傳不載茲據邵伯溫聞見錄纂入詳後

是歲贊社湖珠見

宋邵伯溫聞見錄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

夫講學於郊館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遊湖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熙甯二字邵錄誤也初孫登科為河南縣主簿自云宋龐元英文昌雜錄禮部李侍郎說祕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嘗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同人行小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蘆蓆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案宋沈道夢溪筆談載此事在嘉祐中不言莘老今不錄明隆慶高郵州志稱嘉祐雙社湖神珠見是年莘老登第蓋沿筆談之誤沈談又以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燄殆類日光與前二說亦異存攷崔伯易賦載高郵舊志

皇祐二年庚寅二十三歲簿河南

案宋時選人七階初階不到任主簿乃七階之一先生登第後為河南簿當是初階空銜是年或由初階得調未可定今因先生合肥滿秩當在至和故此仍以簿河南繫之

皇祐三年辛卯二十四歲調合肥主簿

宋史孫覺傳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刑若以米易之必盡力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案先生調合肥簿不詳何年通鑑綱目皇祐八月京東淮浙饑諫官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屬淮南道今據作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壬辰二十五歲在合肥

皇祐五年癸巳二十六歲在合肥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七歲合肥簿滿秩入都注令

宋王安石荆公集別孫莘老詩李壁箋注云莘老嘗為宣州太平縣令此是合肥簿滿秩入都注令時也改官為太平令呂同從學

宋王闢之澗水燕談錄孫莘老初為太平令有呂同者學於孫一夕夢試南宮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

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任州縣何事文衡況朱衣豈主文服耶熙甯初呂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尙衣緋呂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無復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部孫以祕書少監知舉尙衣五品服榜出呂預高薦

案先生為太平令宋史本傳不載茲據補時王令與先生素親厚竊意先生寄詩逢原欲招致官舍故廣陵集荅先生詩云高門鞍馬日光榮勢力紛紛起共爭偶以不能聊自便敢於茲世獨求清生無人愧甯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客食官居同是苟何須別異平生玩王詩起句當是先生新為縣令時也

至和二年乙未二十八歲在太平

案王令廣陵集寄先生詩云默默不自得勞勞
 任不與君子逢誰復明此心偶客來自南口有干甲
 音知無木索勤頗復山水吟對之為一笑欣如夢
 金宣城風物佳古語昔已沈太平在其右道途邈幽
 深溪流渺鬱環山勢屹抱臨況復寂寞人黃綬事陸
 沈公田稭既收客席酒屢斟悔予昔南浮不往一就
 尋波濤忘日月疾病廢古今歸來就羈銜外慮日已
 侵適時愧非材對客輒自瘖譬如火炙膚暫忍久莫
 禁唯思百畝田為可足釜鬻投身脫世籍斂足蹈古
 箴寄言所同懷相期在中林此詩未能確指何年寄
 然定是先生在太
 平時也引次於此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九歲在太平

嘉祐二年丁酉三十歲在太平

嘉祐三年戊戌三十一歲在太平

案王荆公集度庵嶺寄莘老詩云區區隨傳換冬春
 夜半懸崖託此身豈慕王尊能許國直緣毛義欲私

親施為己壞平生學夢想猶歸寂寞濱風月一歌勞
 者事能明吾意可無人是詩歲月無改惟集中寄沈
 鄱陽詩云夜過庵嶺月明中荆公自注時為江東提
 刑攷宋史故知在嘉祐三年也又案別莘老詩李壁
 箋注介甫自羣牧出憲江東莘老時猶在太平介甫
 集有與莘老一書論朋友切磨及鹽秤子事可見二
 公情分其始事未嘗不同也
 王臨川文集與孫莘老書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
 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
 今世人相見誠未有切磋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
 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意而與游者猶以
 為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為有道
 許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
 為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入也某為
 是事雖亦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為不
 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或以不
 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遂已在足下聰明想宜
 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
 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

為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厲其太過
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
騷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
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
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
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
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
愛讀此書益見二公當時情分

嘉祐四年己亥三十二歲正月詔編校昭文館書籍在
京師

宋史孫覺傳仁宗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
進館閣校勘 王安石臨川文集奏舉人編校昭文
館書籍孫覺著作佐郎制先帝置校讎之官所取皆

天下望士爾淳行力學為時俊傑治民有紀稱者眾
多會課進遷往其厥服可

案本傳不詳何年據宋程俱麟臺故事嘉祐四年正
月三館秘閣各置官編校書籍故知先生被召當在
是年也玉海
作四年二月

又案廣陵集附注先生呈逢原雜詩云鴻雁最知時
未逃羅與網不能忘稻梁千里安得往鳴蜩腹空虛
見啄因其響丹鳳穴九霄虞入常夢想逢原效先生
體云魚鰕無所能動輒因人得蛟龍能則垂覆舟取
人食龜鼈雖謂殊剝剝同一劇龍不入網羅亦不為
人識又云犬羊養於人壯則人食之猛虎嗜人肉終
昧獵者機豺狼與狗同為害豈必威封狐能為人還
作行子妻先生呈逢原及逢原效先生詩今未能確
指何年作玩其語意疑是同時以
名士被召也逢原是年六月卒

嘉祐五年庚子三十三歲在京師

嘉祐六年辛丑三十四歲自京師歸高郵黃庭堅來

朱子先生年譜
以女許嫁庭堅

宋黃庭堅山谷年譜嘉祐六年庭堅年十七從李公擇學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啟迪勸獎使知向道之方孫公為多孫公憐其少立以女歸之

案陳書目錄會鞏序是年八月有與詔校讎陳梁等書之役而山谷詩和荅莘老見贈云往歲在辛丑拜公古邗溝故知先生自京師歸高郵

嘉祐七年壬寅三十五歲在漣水軍俞澹黃庭堅從學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

嘉祐八年癸卯三十六歲在京師七月與趙彥若孫洙會鞏等校定陳書上之

案陳書目錄序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宋魏梁齊等書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悉上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始定序末稱臣某某等謹敘目錄旨死上據此則受詔在六年校定在八年故七年先生得在漣水也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七歲在京師

宋劉延世孫公談圃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全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正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

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下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曰此未足佳頤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莘老辭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治平二年乙巳三十八歲在京師先生弟傳師先生覽登彭汝勵榜與邑中孫君孚升喬希聖執中同進士第

談圃黃魯直得洪都解頭赴省試孫君孚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君孚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罷與君孚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為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案公嘗為云云疑非當時言傳師登第時先生似已不在京師或當有出為縣令之役亦未可定

治平三年丙午三十九歲為吳江令修垂虹橋

宋范成大吳郡志垂虹橋慶歷八年縣尉王庭堅建治平三年縣令孫覺重修以木為之

治平四年丁未四十歲復在京師直集賢院擢右正言宋史孫覺傳神宗即位覺直集賢院為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為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

案宋史英宗紀四年正月崩太子頊即位是為神宗先生為右正言本傳敘在神宗將革敝政之前故編入治平四年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四十一歲正月詔修英宗實錄
會鞏充檢討官

朱晁公武讀書志熙甯元年詔修英宗實錄會公亮
提舉呂公著韓維修撰孫覺會鞏檢討

神宗將大革敝政先生上言

宋史孫覺傳神宗將大革積弊覺上言敝政固不可
不革革之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
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而終享其易蓋知
人之要在於知言而人主用臣之道曰任賢使能而
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
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
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陛下欲興太平
之治而所獎拔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
日浸日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
人日遠其爲禍患尙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之詩書
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

案宋史熙甯元年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
言闕失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故知
先生上言
在此時也

疏論邵亢奪官兩級判越州

宋史孫覺傳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也

之而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為
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
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
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
者乃通判越州

案通鑑綱目熙甯元年十二月邵亢罷

復右正言旋罷

宋史孫覺傳

案綱目稱先生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此當是復右正言時事與疏邵亢希旨固當另是一事

徙知通州

通州志孫覺過掘港營寨詩云海口來屯數百兵
貔貅嚴衛號精明馳驅每列長蛇陣駐劄無殊細柳營
千里旌旗驚遠寇四圍戈戟比重城遐陬未解將軍
令石礮聲疑辟歷聲

熙甯二年己酉四十二歲自通州召還知諫院同修起居注

宋史孫覺傳

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

案先生知貢舉宋史本傳不載茲據燕談錄纂入詳見前

改知審官院

宋史孫覺傳王安石蚤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

疏論滕甫

案先生論滕元發宋史本傳不載東坡集滕公墓志稱唐淑問孫覺言滕公短上不信當卽此事通鑑綱目滕甫熙甯二年罷知開封府墓志敘事在罷開封府之後故附此

熙甯三年庚戌四十三歲知審官院二月韓琦請罷新法爲王安石所沮先生疏論不聽貶知廣德軍

宋李燾續通鑑長編熙甯三年呂公著在言職上論執政以公著自貢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怨公著叛已因此用爲公著罪孫覺嘗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爲公著也原注公著家傳云三月十一日壬寅諫官孫覺見上論青苗事且言條例司駁韓琦疏鏤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勳舊大臣之意後二日甲辰公著見上復極論青苗事然未嘗及琦也已而上謂執政曰呂公著孫覺皆極言青苗不便且云駁難韓琦非是因面詰王安石韓絳不

當鏤板初無罪覺意覺既被黜執政遂以覺語加公著及公著黜覺猶艤舟城東未赴廣德乃謂人曰韓琦事獨覺言及之耳然後人知公著未嘗言琦

案邵博聞見後錄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

宋史孫覺傳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材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予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以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十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未作而征之可乎國家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子并賒貸之法而舉之焉倘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王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政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奸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

之擾覺亦上言府界諸縣此下至出知廣德軍參魏泰東軒筆錄語補入百

姓率不願請往往追呼抑配深為民害安石因請遣

覺行視虛實主上俾覺同府界提點往諸縣體量有

無追呼抑配之事覺既受命面奏曰敢不虔奉詔旨

即日治行既而復上疏曰臣聞古者有言之者有行

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

諫省以言語為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且如陳畱

一縣前後曉示情愿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畱不

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愿與官相交所有同體量指

揮望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落同修起居注出知廣

德軍

案先生出京盧桐來餞談圃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為國子直講為人樸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無不中者

在廣德軍張戢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首召還

先生不聽

宋史孫覺傳

熙甯四年辛亥四十四歲在廣德軍

十二月移知湖州

宋史孫覺傳覺徙湖州適大水歲飢百姓相率亡去

覺賑以倉廩躬自撫循所活不可勝計嘗因松江隄

沒參國史易築石隄以禦湖水隄高丈餘長百里參國

史傳補入隄下化為良田民甚德之

案先生自廣德軍徙湖州適大水宋史本傳不詳何年茲據蘇東坡墨妙亭記所識年月編入

為屯田郎中俞汝尚作墓表

宋蘇軾東坡詩集施宿注汝尚字退翁第進士以屯

田郎中致仕逾年忽告其妻黃談圃曰人生七十者

稀吾與夫人皆以過之可往矣黃曰我先去退翁曰

善後三日黃沐浴化去退翁明日召諸子告曰吾亦

行矣俄隱几而終孫莘老以為事類龐公表其墓秦

少游為書之

案宋史隱逸傳汝尚以屯田郎中致仕先生與兩蘇公及李公擇皆賦詩文歎美之唯卒後作墓表事不載茲故據蘇詩施注攷宋史傳本出國史周必大益公題跋四朝國史於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槩用孫莘老所作墓表唯自西川召為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關員召據此則先生志墓之文可見竝知宋史不載先生墓表之由蓋其文已采入傳也又案淮海年譜元案時少游蓋在先生幕府也以下引蘇詩及蘇詩注多依東坡年譜引少游詩文亦多依年譜及文集

春秋經解成先生自序

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

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止於沒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尙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柰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旣衰官失其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

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旣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卽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乎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旣失萬目從而失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尙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旣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絕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卽託爲正明言與

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謬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旣已譌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杙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三傳之作旣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卽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卽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案宋史神宗紀是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專以經義策論取士旣而請廢春秋經書錄解題云初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先生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故附此

熙甯五年壬子四十五歲在湖州輯吳興詩集

書錄解題吳興詩一卷熙甯中知湖州孫氏集而不著名以其時攷之蓋孫覺莘老也

作張氏十咏圖序

宋周密齊東野語先生序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甯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尙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讀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咏自娛浮游閭里

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者爲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咏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哀澹之思其然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尙書都官郎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咏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旣愛侍郎之壽

都官之孝為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
有二云陳振孫跋云子野為十咏圖當治平甲辰又
後八年孫莘老為太守為之作序當熙甯壬子也

作墨妙亭

東坡詩集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蘭亭蠶紙入昭陵世
閒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型
在千秋筆法雷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
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
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晝
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
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過
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蘇子由樂城集孫莘老墨妙亭詩次東坡韻高岸為
谷谷為陵一時豪傑空飛騰身隨造化不復返忽若
野雀逢蒼鷹當年神劍破深窟風吹土塊消無復遺

文漫滅雨中綠翠石斷裂春後冰古墳欲毀古廟廢
行人不去征鞍憑書生耽翫立風雪飢驢厭苦疲奴
憎愛之欲取恨無力旋揮翠墨濡黃縑不如好事孫
太守牛車徒置黃堂登繞牆羅列耀圭璧罷宴起讀
娛賓朋卻思遺跡本安在原隰處處荒榛藤田夫野
老誰復顧鬼火夜照來寒燈廢興聚散一如此反使
涕泗沾人膺宋曾子固元豐類稿孫莘老墨妙亭
詩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字豐碑亦易亡棗木已非真
篆刻色絲空喜好文章岷山漢水成虛擲大厦深簷
且祕藏好事今推雪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瑯東坡
文集墨妙亭記熙甯四年十二月高郵縣孫莘老自
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
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
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
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
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
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
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公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
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
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

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咏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古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母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辨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

案先生知湖州接聚境內遺刻凡三十二通其名物不可詳攷東坡南豐兩詩紀敘外唯東坡集米海岳集陳直齋書錄解題間載一二王象之輿地碑目載亦不全徐獻忠吳興掌故集最備

十二月判杭州蘇軾來遇

案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有詩又贈莘老七絕六首載東坡集蘇軾烏臺詩案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隄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時約孫覺竝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

黃魯直庭堅邵茂誠迎來

案東坡集蘇公寄先生詩云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娛嬉蘇公自注黃庭堅莘老壻能文時魯直蓋從先生在湖州也又東坡邵茂誠詩集序云茂誠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座上攷東坡年譜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順數至十五年當在熙甯四年而蘇公以四年十一月初到杭先生以十二月移守吳興不當有到湖州與茂誠相見事故附此

又案是年七夕東坡有寄莘老先生詩蘇詩卷六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編年在熙甯壬

子以後蓋次韻子野在六年而寄先生在五年也又蘇公宿餘杭法喜寺後緣野堂望吳興諸山有懷先生詩俱載東坡集又晤吳僧文捷談圍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熙甯六年癸丑四十六歲在湖州葺天慶觀作歸雁亭

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歸雁亭孫莘老作道士乞名於東坡以歸雁名之

案蘇詩日先生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於東坡卽其事也

春由吳興移知廬州

宋蘇軾東坡詩施宿注

案東坡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有詩載東坡集蘇公自注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工

四月與傅欽之晤劉攽於廣陵

宋劉攽揚州芍藥譜序熙甯六年攽罷海陵至廣陵

正四月花時會友傅欽之孫莘老偕行相與歷覽人

家園圃及佛舍所種凡三萬餘株

案宋時四至八到由湖州之廬州蓋宜有路經廣陵之役

熙甯七年甲寅四十七歲在廬州以祖母喪求解官不

可

宋史孫覺傳

熙甯八年乙卯四十八歲改右司諫直集賢院十月旋
詔知潤州已持喪

長編熙甯八年十月辛亥前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
知潤州初覺知廬州喪祖母以嫡孫解官持服而覺
有叔父在有司以新令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
重覺不當為祖父解官故有是命而覺已去廬州亦
不赴潤州也

案宋史本傳先生由知廬州改右司諫長編亦云前
右司諫直集賢院自是另有遷除故秦少游淮海集
僧道潛參寥子集皆有懷莘老司諫詩其事或在七
年亦未可定但緣何詔入不能確攷茲惟據長編纂
入

熙甯九年丙辰四十九歲在高郵八月訪漳南道人昭
慶於湯泉

經六合西門水亭懷裴博士詩云昔同裴博士酌酒
俯庭柯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首
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柰何

案淮海集此題次韻三詩俱以為少游作參寥子集
此題詩日稱和莘老然則淮海次韻蓋次莘老韻其
第三詩即參寥詩驛入也據淮海參寥兩集則前一
首是莘老作玩起句昔同裴博士定是原唱又白首
故人過時少游年不滿三十亦不應有此語第二
首是少游作邑中重刊淮海集仍之今訂正於此

初至湯泉詩云川谷闕深阻天時正莽蒼聊同不速
客來浴自然湯茂宰藹休政道人棲淨坊恍如登十

地熱惱頓清涼

案淮海集次韻莘老初至湯泉二詩後一首載參寥子集淮海集當是羸入附正

遊龍洞詩云側徑縈紆入杳冥神鑿鬼鑿露巖扃天

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苔矗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

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何筆不

停

案淮海集參寥子集俱有和詩

題閻求仁虛樂亭詩云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

竟日閑隱几冥濛超物表畫圖髣髴見林閒褰簾雲

吐池中月岸橫天橫竹外山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

時此慰慈顏

案淮海集此題三詩俱少游作題下注云一本前二首莘老作今據參寥子集第三詩乃道潛作則是前

一首莘老作二首少游作淮海集題下注二當一之譌蓋不審第三詩在參寥子集也唱和與初至湯泉

遊龍洞正同今訂正於此

案先生遊湯泉愛其地勝欲寄以老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淮海集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

處二詩疑前一首即莘老作明年少游追敘登臨之美作遊湯泉記

十月王安石免退居金陵先生枉駕過之

宋史孫覺傳覺有德量為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

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

臨川文集荅孫莘老書某啟耶園自屏頃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

不宣

吳充同平章事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及先生

案吳充薦先生事宋史本傳不載茲據通鑑綱目纂入

熙甯十年丁巳五十歲在高郵

寄老庵成

宋黃庭堅山谷集代孫莘老作寄老庵賦生乎今茲
兮見曩之人萬物一家兮券宇宙而無鄰橐椽可以
為澤兮鬢鬚蒼然獨柰何俯仰以是兮吾獨立而不
陳新彼族庖之技癢兮伐大觚以嘗巧風悲郢人之
宰木兮顧無所用吾斤澹澹汗汗兮黃川日夜流吾
誰疎親兮行天下以虛舟無地以受人之微纒故超
世而不避世槃礴於蝸牛之宮徑行於羊豕之隧軒
篔社以為樽兮舉海門以為載觴豆於無味之味從
衲子以卒歲儻然以寓其不得已謂無累之累何
用窮山幽谷為獨安往而非寄寄吾老於簪紱皮高

位之疾顛春秋以旅力去矣奉鼎祿而彫年寄吾老
於孫息厭羣雛之整整眷火宅之無安甯執枯而俱
焦寄吾老於友朋未沫平生之言人壽不能金石忽
相望於鬼伯之阡伊漢上之龐禪空諸有以為宅沈
貨泉以棄責聊生涯於緯竹維衡岳之懶叟獨金玉
其言音踞燒木以燠寒投鼻涕而無寸陰相彼宛童
寓於柏松自干青雲束縛舍翁主人不承澤螻蟻為
宮薪者斧馬賓主禍同無意以為智維此意而天
申申從人以嬉寡婦之茨高明之懷相與社而稷之
訖無累於去來養生者諱盈術竅者天門不開此其
是邪非乎窮於外者反於家困乎智者歸愚伊未嘗
一用其智對萬世而德不孤若而人者其在斯乎託
軒冕而鶉居無德色之可組殆其肆志於江湖翁乎
強為我著書無促駕青牛之車
山谷年譜此賦為元祐三年作云按有此賦真蹟跋
云庵在歷陽之温湯莘老來索此文雖莫詳年月因
前詩請外故附此今案年譜元案亦未能遠定
之辭也不從秦少游亦有寄老庵賦見淮海集

作寶林禪院記

案淮海集錄寶林事實寶林禪院熙甯十年八月一夕火十月集賢程公來領州事郡之人陳請修復故寺具其事以聞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未再期工成程公以前日賜號革為十方集賢孫公既為之記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益撫實以請少游錄其事稱前日賜號云云然則孫公作記時蓋在熙甯十年也

元豐元年戊午五十一歲在高郵

山谷年譜王立之直方詩話云元豐初山谷過下邳

淮陰侯廟作詩示孫莘老莘老言其太過無含蓄遂

改今詩案謂山谷集韓信詩

服除

宋史孫覺傳

案東坡詩曰先生有與施大夫賞花詩李公擇過高郵見之憶去歲與蘇公彭門折花餽荀故事作詩贈蘇公蘇公依韻奉荅中有寂寞兩詩人殘紅對櫻筍之句蘇詩王注兩詩人指莘老施大夫也施注編年在已未守吳興時先生詩當是已未前在高郵作也

元豐二年己未五十二歲起官知蘇州

宋史孫覺傳

案先生官蘇州宋史不詳何年唯蘇詩次韻和先生云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迎送纔堪博早朝雖去友朋親吏卒卻辭讒謗得風謠今年我亦江南去不問繁雄與寂寥攻東坡年譜唯元豐二年三月蘇公自徐州移知湖州宜有我亦江南去之句讀此可知先生已起官蘇州矣其起官或在元年之後半年亦未可定

自高郵之蘇州過邵伯堰畱詩斗野亭

詩云淮海無林正曠澤千里平一渠間防瀦物色故
不清老僧喜穿築北戶延朱甍簷楯斗杓落簾幃河
漢傾平湖杳無涯湛湛春波生結纜嗟已晚不見芙
蓉城尙想紫芡盤明珠出新烹平生有微尙一舟聊
寄行遇勝輒偃蹇霜鬢刷澄明可待齒牙豁歸與謝
浮榮

案先生斗野亭詩和者甚夥俱非一時作山谷集和
先生詩題云外舅孫莘老守蘇州畱詩斗野亭庚申
十月庭堅和庚申爲元豐三年據此則和作山谷最
先少游次之蓋卽於庚申歲莫得曾直和詩次韻餘
如兩蘇公次韻依施
注當在元豐八年

守蘇州案治鄭伋

宋史孫覺傳覺知蘇州監倉官鄭伋倚宰臣爲姦覺
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

七月坐蘇軾詩獄徙知福州

長編

十二月復坐罰銅

長編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知福州孫覺罰銅二十

筋坐御史舒亶言收受蘇軾譏諷朝政文字也

馮應榴蘇詩合注長編詩案中孫莘老知福州未知
何時赴閩案淮海集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云公
以元豐二年還朝越人謀立祠去年冬福州太守孫
公嘗道於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所云今者元豐三
年也則知赴
閩在二年冬

元豐三年庚申五十三歲在福州裁閩俗昏喪費定為中制

宋史孫覺傳閩俗昏喪費無藝覺裁為中制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明日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率減什伍

募償市易錢

宋史孫覺傳福州民有欠市易錢者

此下參談 繫獄

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覺覺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覺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

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案秦少游是年有寄先生書淮海集與孫莘老學士簡某頓首司諫學士丈文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喜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叔徑入都甚荷畱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嘗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

亂道誨諭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漫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諭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又案參寥寄先生有詩參寥子集寄福州太守孫莘老詩云公子自淮海弱不猶羣兒良哉白玉質炯炯無磷淄澡身以道德餘業為文詞端能處庠序邈有鸞鳳姿一朝擅高名卓然動京師餘輝耀天末煜煜如斗箕校讐芸閣中精義無參差同時鵷鷺行半已翔鳳池兩登諫官職抗疏犯天威揚舡去江海曠歲成流離朱輪擁蒼雪五馬從合肥編氓仰遺愛墮淚存豐碑歸來邁風樹憔悴不展眉藉苦一室中四壁無重幃南鄰有古利而我方棲遲杖藜時過公泣血聞嗟咨從容勸我坐一飯常共為蒸蒸沸古鼎簸簸投園葵客來慵應門客去知為誰禮喪事云既始領吳門麾瓶孟走梁苑恨不相追隨秋風亟東下旌旆俄已睽浮川與遵陸多病亦多疲七閩富名山空翠相透池在昔慕仁智於今慰遨嬉棠陰想初坐吏案紛交馳庖刀一為解往往無子遺麥秋薦丹實梅雨裁纖絺黃金燕佳客柔指鳴哀絲萬事不芥蒂羨公能自怡

又案先生是年當為越州作程給事祠堂記泰少游淮海集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元豐二年公還朝越人謂吾州更饑歉札瘝之後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公嘗道於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為記宜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為我請乎據長編先生以元豐二年由蘇州徙知福州道經越則知越人之請記於先生在三年也

先生夫人壽安君卒

淮海集與參寥大師簡莘老壽安君卒子實遂丁憂

六月傅師先生以知尉氏縣改司農寺主簿

長編元豐三年六月壬辰朔丁未御史滿中行言尉氏縣孫覽被召赴闕議者皆以覽能彈壓將叛卒得見擢用而中外之言以為閒者尉氏軍中本結連實

狀止緣本縣都監與將官不協多以好語姑息意在
中傷幸小有言又復張大其事陰被知縣掠爲己功
今將官既非次替罷而覽又召對將被賞擢恐自今
將官軍政無以振舉而邑令之好利者皆有僥倖萬
一意詔覽歸任覽覺弟也先是尉氏將官御下苛酷
軍士謀就大閱殺將官以叛及期將官不敢出覽聞
之亟往既至軍士猶族語不顧覽徐諭之曰將官暴
虐誠有罪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耶何敢爲
滅族計衆皆感悟就列二將伺間徐至皆衷甲從子
弟自衛覽面責之命吏卒具奏衆遂貼服上聞而嘉
之故欲召見也尋以覽爲司農寺主簿

元豐四年辛酉五十四歲徙知亳州辭不赴

宋史孫覺傳

案本傳先生知福州後連徙亳揚徐不詳何年今分
注案附上年少游作書云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
甚近更喜調護數月卽達中
州矣蓋其時已聞移亳之命

又徙知揚州辭不赴

淮海集與蘇先生簡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復
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

案宋史及東都事略鮮于侁字子駿元豐二年爲揚
州守三年命教授馬希孟作揚州集四年命少游作
序今云罷去自是指揚州而言先生復固辭不來亦
是指揚州言明矣 又案先生是年有寄東坡書淮

海集與蘇先生簡中稱莘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荅但欲知達否爾據少游敘事當在是年故附此

徙知徐州

案先生徙徐州道經揚州淮海集與蘇先生簡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欸無一日未嘗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爲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

六月傅師先生以司農寺主簿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尋詔改將作監主簿

長編元豐四年六月丙辰朔辛未宣德郎司農寺主簿孫覽爲通直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判司農寺因舒亶言詔改覽將作監主簿亶兼知諫院嗜排擊欲引覽以自助覽不從亶劾覽不置遂改命

元豐五年壬戌五十五歲在徐州釋候門盜不誅爲例
宋史孫覺傳覺在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而乙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強以挺畀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它也問吏法如何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

李成季昭玘教授徐州先生禮之
宋史列傳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甚歡

七月請修城及官舍

長編元豐五年七月丁亥賜徐州度僧牒五十修城及官舍從知州孫覺請也

詔知應天府

宋史孫覺傳

張芸叟舜民來遇

清波雜志張芸叟遷流遠適歷寺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邠所至流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甯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談詩覓勝無復行役之勞

案蘇詩施注張舜民字芸叟元豐辛酉為環慶帥屬明年謫監郴州酒稅宋應天府屬南京故知是年先生有與芸叟相遇事

元豐六年癸亥五十六歲在應天府十月請修外城門及西橋等

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癸巳賜應天府度僧牒四十修外城門及西橋等從知府孫覺請也

入為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

宋史孫覺傳 宋程俱麟臺故事孫覺入為太常少卿時元豐官制行會李常為禮部侍郎覺與李有親隙易為祕書少監

案宋史本傳不詳何年茲據長編纂入秦少游參寥寄先生有詩淮海集寄孫莘老少監云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形墀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如馳鼇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參寥子集寄莘老云十年手把使君麾一日歸來踐赤墀偶爾夢中成故事凜然霜後見奇姿枯荻在昔嘗叨蔭微蚋於今賴附馳況有雲庵闕深谷他時香火與君期

十月傳師先生權京西路轉運判官更以京西提舉官試右司員外郎

長編十月癸酉朔辛巳孫覽權西京路轉運判官已

丑遣京西提舉官孫覽覆度湖南元議官修建堡寨

等事即以覽試右司員外郎

元豐七年甲子五十七歲在祕書少監任

案先生為祕書少監有寄墨蘇公事東坡集孫莘老寄墨有詩

七月傳師先生為河東轉運使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七月左丞王安禮罷以右司員

外郎孫覽為河東轉運使

案文昌雜錄不詳何年攷宋史王安禮罷在元豐七年七月先生為河東轉運使雜錄繫於安禮既罷之後亦當在七年無疑

九月與葉祖洽王仲脩錢長卿韓宗古趙彥若校定算

經上之

案孫子算經三卷五曹算經五卷張正建算經三卷王孝通緝古算經一卷後識年月職名皆元豐七年九月日校定降授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葉祖洽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王仲脩朝奉郎行祕書省

校書郎錢長卿奉議郎守祕書丞韓宗古朝請郎試
祕書少監孫覺降授朝散郎試祕書監趙彥若上進
元豐八年乙丑五十八歲三月詔立延安郡王爲皇太
子宮僚以司馬光呂公著及先生作之

宋王鞏聞見近錄元豐八年三月神宗詔立延安郡
王爲皇太子以出閣當議宮僚謂司馬光呂公著孫
覺俱可作之未幾神宗棄天下

案邑志載神宗賜新除試御史丞孫覺辭免恩命不
允詔據長編先生在神宗朝無作御史丞事宋秩官
志有御史中丞無御史丞疑是贗作茲不敢採

以祕書少監權知貢舉

長編元豐八年三月己未祕書少監孫覺權知貢舉

案先生以祕書少監知舉有呂
同被薦事載燕談錄詳見前

四月兼侍講

長編四月丁丑朝奉郎祕書少監孫覺兼侍講

案先生官侍講復寄墨東坡宋李之儀姑溪集莘老
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
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蘇詩施注引姑溪集在先
生爲祕書少監時查慎行云詩中明云歸天祿非講
筵也哲宗朝始兼侍講耳茲輯
故前據蘇詩此據姑溪集載入

七月詔爲右諫議大夫賜三品服

長編七月戊戌朝奉大夫守祕書少監兼侍講孫覺
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三品服

案是時先生雖遷諫大夫尙未離少監任長編注覺
有劄子九月始供諫職山谷集和莘老病起寄同舍

詩云西風挽不來殘暑推不去出門厭鞞帽稅駕喜
巾履道山鄰日月清樾深牖戶同舍多望郎間官無
窘步少監巖壑姿宿昔廊廟具行趨補袞職黼黻我
王度歸休飲熱客觴豆愆調護浩然養靈根勿藥有
神助寄聲舊僚屬訓誥及匕箸尚憐費諫紙玉唾灑
新句北焙碾元璧谷簾煮甘露何時臨書几剝芡談
至暮玩山谷詩情事正合又案周益公跋孫端帖元
豐八年七月孫覺莘老自祕書少監遷諫議大夫是
月山谷以校書郎召夏秋間到京云據
此知山谷和先生詩當在是時故附此

九月供諫職

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未便諫官得奏陳從之

宋史孫覺傳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

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奏事之未便皆得

奏陳

長編九月一作八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

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勘會制事目格字左右諫議大
夫左右補闕拾遺遣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
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
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而薦言詔依此申明行下

疏論賜諡

長編九月孫覺言諡法當責任有司人主不可自親
其文應乞賜者宜一切不許從之

十一月奏御史察官言事乞令中丞等察舉可言事者
以聞從之

長編十一月丁巳右諫議大夫孫覺奏朝廷近降指

揮御史察官并許言事臣聞朝廷初置察官止令察省寺稽違恐其間有不可任言職者乞令中丞侍御史更加察舉某可言事某可罷如不足卽令舉可以言事者以聞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五十九歲正月上灾變乞罷宰相議

長編元祐元年正月庚寅朔戊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竊見漢陳平對文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化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也丙吉見牛喘

問之掾吏謂丞相失問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兩漢大灾異免宰相者以其責在變理之地太宗朝李昉以霖霖百餘日陰陽乖戾罷仁宗朝王曾以昭應宮灾罷梁適以苛慝并作變異重仍罷水旱過常爲大灾變爲宰相者當任其責宰相不以爲任誰當任之今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政以來所以便安元元有所更易者其事不一至閭巷小人山海殊絕之處莫不謳歌而鼓舞然而陰陽未和旱气太甚經冬無雪春又不雨彌數千里粟麥失種此其爲憂不一日二

日而已也將恐編氓乏食盜賊羣起良民受害浸爲遠近之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出祈禱憂勤切至徧走羣望未嘗一日而忘其憂而蔡確韓縝視之眇然若不任其責者未有閉門引咎上章謝罪引故事乞賜罷免天意有可知者前後雨雪少降而輒止雲稍合而復散意者揆務不勝其任和氣不格其應乎爲宰相而無體國憂念之心愛民惻怛之意晏然自處若其事非已憂者臣以爲此非大臣之道也伏乞依兩漢故事循祖宗舊例各賜黜罷以警百官

二月疏論蔡確韓縝

長編二月甲申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見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也或以典治獄事或以分畫邊界而至執政官臣不敢論其小節細行以瀆天聽直以其進身本末爲陛下一一言之可以知曲折矣蔡確案濬川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確卽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案御史中丞鄧溫伯治相州獄溫伯罷知撫州卽遷御史中丞案參知政元絳太學獄絳罷知潁州確卽遷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爲寬確皆批其頰拉其背而奪之

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卽爲左僕射所謂大臣以道事君難進而易退者其若是乎今確在朝立百辟之上士大夫相與歎息以其廉隅不修有甚於市人也永裕陵禮畢宜避位以去今已五月矣而遲遲不決雖請不堅尙冀聖恩之復畱也韓縝不學無術士大夫不以輔相期之先朝嘗以北敵爭地事付之衆謂縝必辱命已而果然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敵邊民怨之切骨以爲奪我祖宗之地棄之敵人非獨惜其地也又歸怨於朝廷敵人得地日益桀傲今縝爲右僕射臣見北使來朝問知其官各相顧微笑意以爲中國無人乃使是人爲相也蓋有輕中國之心每輒驕慢漢王商爲相單于仰視商覓大畏之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災異之故罷免確縝別選有德有言衆所畏服者使稱其位外足以鎮撫四夷內足以悚動天下以懷徠桀驁不軌之心不勝幸甚

蔡確自陳有功先生復疏論之

長編覺言臣聞蔡確已遷出東位上章求去見傳報表草方更自陳功勞頗更矜伐其詞曰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培輔王室若如其言則是司馬光呂公著

之徒今位在執政皆其所引也獨省有司之煩碎以
安慰民心若如其言則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
親政以來所以便安百姓省減諸色誅求者皆其所
陳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如確之言是作福也嚴邊衛以杜二
敵之窺覷人臣在相位不以鎮撫四夷爲心則焉用
彼相矣今北敵盟好八九十年非確所能爲也假令
西人納款入貢如他時祖宗威靈所致確亦何功之
有走軺傳以察遠方之疲瘵如張汝賢陳次升往福
建江西以陛下卽位以來上書言利害者多遣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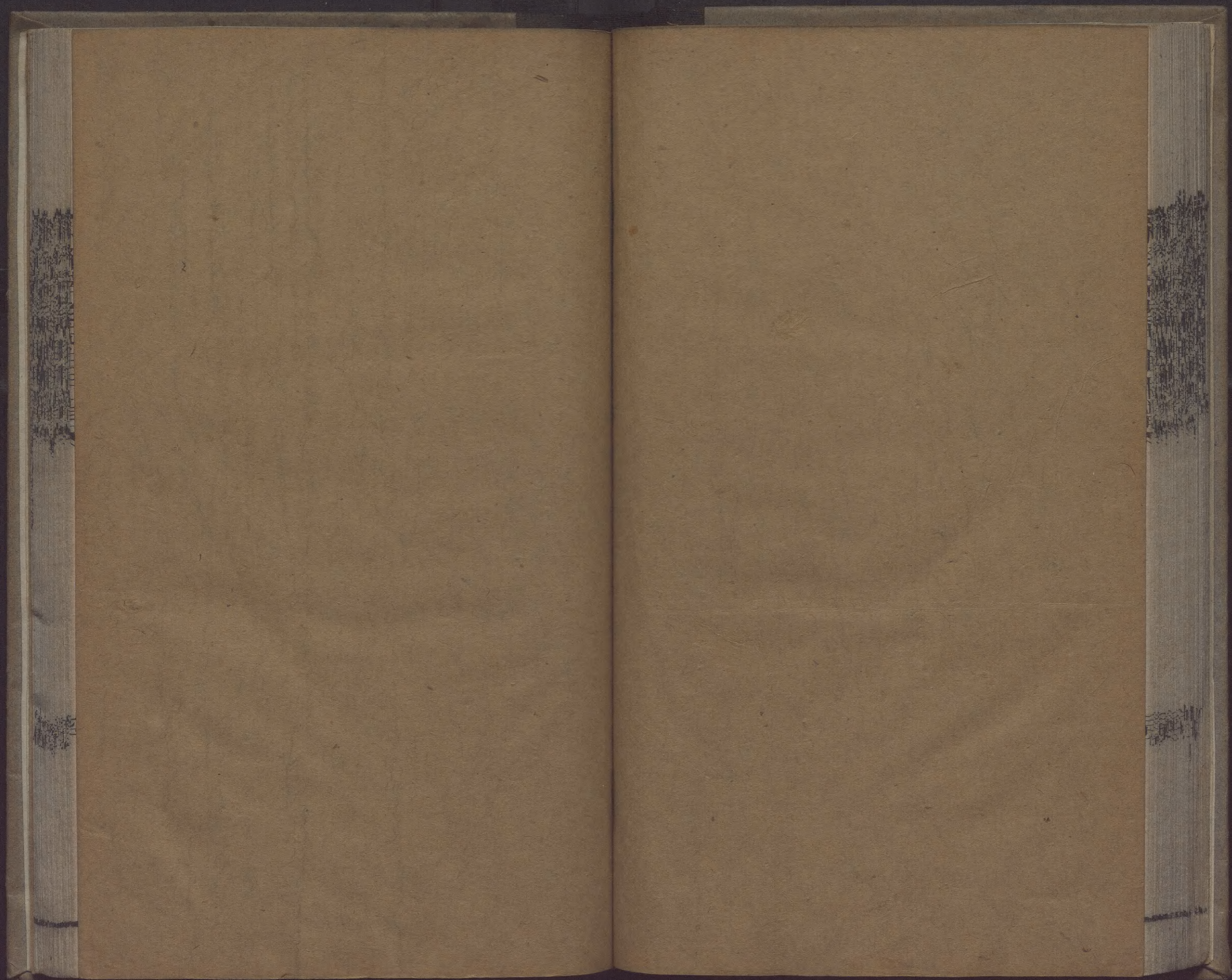
之非確所建也就令建之豈可自言乎明法令之美
意以揚先帝之惠澤惠澤在人人豈忘之不待確而
後明也厲公平之一道以合衆志之異同人心異同
亦何足恤在上者以道揆之可也異者是耶不以其
異而卻之同者非耶不以其同而取之顧吾所設施
合於道與否爾確之表幾百言其尤甚者此六句爾
大抵欲自明有功無罪以言攻之者爲非也尙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
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大臣之任賢者之事也今
確爲左僕射上章求去宜曰久典政機何補毫末冬

愆陽而無雪春不雨而害農引咎自陳庶幾可免今
乃厚自矜伐若市道然非尚書所謂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也臣聞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
忠今確爲左僕射人臣無二矣朝廷政事有害於民
不引以爲己過至於更改之際乃皇帝陛下太皇太
后陛下圖民疾苦有所更張確乃以爲功人臣操心
若此可乎確雖避位求去陛下未賜詔可確更遲遲
有欲畱之心伏願蚤賜罷免如韓縝非才士論所駭
臺諫雖聞有所彈擊縝方偃然自居未有引去之意
伏願以臺諫臣僚所上章疏悉以示縝并令罷去如

三

1095 十三

國書



此則確雖去位不敢更懷怏怏不平之心伏願聖慈
蚤賜睿斷

閏二月詔與劉摯看詳元豐八年命官諸色人赦狀
長編閏二月己丑朔壬辰三省言元豐八年三月六
日赦恩以前命官諸色人被罪今來進狀訴理據案
已依常法慮其間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從寬
減者欲委官看詳奏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夫
孫覺看詳以聞

復疏論韓縝

長編覺言臣竊見右僕射韓縝素無德望稔有愆惡

百揆之任非纘所宜前後臺諫臣僚章疏不一未聞
纘有避位之心臣不勝憤懣以爲朝廷今日四夷窺
測之時天下延頸之際必得重德偉望才謀出世之
人以爲輔相則敵人不致外侮姦雄不敢生心自纘
在位敵使見之相顧失笑適足以遺朝廷之羞增邊
陲之氣唐宰相裴度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
必問度年今幾何狀兒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德業
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今者皇帝陛下
春秋方幼太皇太后陛下垂簾聽政此宜旁求遴選
有德有望內足以操制姦雄外足以厭服邊境與司
馬光同心一德佐佑聖政維持紀綱天下幸甚韓纘
物情不歸人望不屬言者紛紜久煩聖聽遲遲不急
免罷深恐爲朝廷生事

遷給事中先生疏辭乞畱諫職

長編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孫覺爲給事中覺言臣竊
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
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僚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
寵之使罷言職尋復令人剔伐微細過失逐之使去
以報其私忿今言事官不顧大臣之威斥言其罪乞
行黜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守之責也至有人

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於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爲朝廷不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慄慄畏懼不保其身豈不可爲朝廷惜哉臣近因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朝不爲施行擢思爲國子司業思進神宗挽詞誤落韻亦小過且言者及之謫臨江軍御史黃降言縝爲相非才卽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僚爲國盡忠於大臣無所忌避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渺流落於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始賜召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置經筵去年九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日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尙可布露本末爲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降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供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

復疏論韓縝及章惇張璪

長編覺言竊見已降制除司馬光左僕射中外歡慶以爲得人然臣見光論役法文字頗或疎略尋有聖旨更差韓維等四人專切詳定立法推行可以永久矣光之學業行義羣臣莫與比者如再得忠亮篤實才識敏明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萬務無不舉矣今韓縝人品汙下才薄望輕先朝以爲樞密院都承旨本以輔相期之陛下臨御未幾擢爲右僕射士大夫無不失望今左相之位以處司馬光論者以爲得矣韓縝尙爲右相則賢不肖混淆人材雜處所謂冰炭同器也伏願聖慈罷縝相位別求賢材使與司馬光協心共濟則天下不難治矣惇雖小有才而爲性強復操心不公廟堂之上以惡言相加所謂具瞻之地若此可乎張璪闇繆荒疎尤非所處若惇與璪可竝罷去乞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御史孫升奏請先生以給事中看詳元豐八年以來斷配人罪狀

長編

詔復爲右諫議大夫

長編二十六日甲寅詔復爲右諫議大夫

傳師先生改權河北路轉運使

長編朝請郎權發遣河北路轉運使李南公朝奉郎
權發遣河東路轉運副使孫覽兩易其任

疏論安燾

長編乙卯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聞有旨安燾除
知樞密院權給事中王巖叟封還不下臣以爲安燾
材識未有過人者臣嘗論執政數人皆當罷黜燾其
一也臣以言韓縝未效未敢論列今陛下乃以燾知
樞密院則是燾已遷矣臣安得晏然而已乎若燾之
材能不爲士大夫所稱徒以舉進士名在第三因緣
以至館職先朝逐去言事臣僚過多無人可用故燾
得備位於朝已而遣使高麗以燾爲使者不以海道
爲辭亦人臣之常事耳遂稍擢至戶部尙書同知樞
密院事燾之才品中人以下臣竊以皇帝陛下太皇
太后陛下進退大臣以新庶政若燾在所先罷者也
不謂陛下因惇之罷拔范純仁純仁立朝本末習知
邊事非燾之比也朝議以爲陛下於安燾未忍卽有
所去則亦以爲同知院事令與純仁同列而處其上
可也何遽遷之乎臣以爲巖叟封還稍爲舉職伏乞
特畱聖念

三月復疏論安燾

長編辛未右諫議大夫孫覺等言臣等伏見朝廷差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爲不當駁正封還陛下未信其言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臣等竊爲朝廷惜之夫安燾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耳且三省之設事相表裏勢相終始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由門下省一人讀之一人省之一人審之苟有未當則許駁正然後由尙書省受付施行紀綱式其密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或闕其一則於制敕爲不全中外難以取信近

日除呂公著爲門下侍郎不由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辭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況當陛下諒闇之日簾聽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乃是封駁一職遂爲虛設制敕不全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斜封授官恐漸起於此臣等所以爲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必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失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之矣爲安燾者豈可受不全之制敕而處具瞻之地哉莫若因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

法度不廢也況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免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追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降指揮施行陛下遷推大臣若合公道何故不令給事中依條書讀臣等所論乃是國體若陛下不賜改正臣等須至再三論奏不敢自己

奏請刊定元豐編敕

長編已卯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聞中外之議以爲今日之患切於人情者莫甚於元豐編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而因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間不一雖有老於爲吏習於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曉至有一條分爲四五緩急不相照會其細碎如此豈所謂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難犯也臣愚竊以謂今者朝廷務爲簡易使就寬平法當使人人通曉不難了知累朝編敕是也至於引用斷罪先據律文後乃鋪編敕格令今敕條如律卽是律可廢也伏乞聖慈特置一修敕局格令式附之擇取臣僚中曉經術義理法律詳明不至深刻者五七人依故事大臣典領應省寺修敕令格式者並付之事有損益卽可施行者先次行之如此則朝廷仁厚愛育之意可以宣布四

方而刻薄之風寢以衰息矣於是有刊定修立之命
安燾免先生疏謝復乞罷韓縝

長編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近有劄字論門下省封
駁安燾知樞密院事去除同字不爲過乞賜聽從又
同本省諫官具疏論列十四日同右正言王覲上殿
再三口陳未蒙垂允十五日間有聖旨令范純仁告
送門下省書讀安燾告更不降出臣不勝歡忭踴躍
與諸諫官竊相頌歎以爲陛下開廣諫道容受直言
不憚追改已行之命使臣等得以鋪寫所知指陳得
失有補萬分眞臣等遭逢際遇諫行言聽之日幸甚
幸甚臣竊不量其力不勝愚忠前後爲陛下開陳右
僕射韓縝不可用爲相論說不一略說愚臣所聞所
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登殿而口陳者
再雖蒙聖慈面賜褒獎而臣所言猶未效見於事臣
竊疑之以爲先帝之臣不欲遽去則蔡確章惇亦先
帝所擢用也以爲陛下卽位之後擢以爲相未及久
試不欲罷之則安燾之命出才數日而言者及之卽
爲追寢反復求之不識陛下之意將安在耶今安燾
之命收還不下中外臣僚莫不慶陛下從諫弗咈有
古聖王之風臣愚妄意陛下終將聽臣之言賜縝罷

免而臣愚無知妄自疑外有如握管窺天豈足以識
大造之高明見天倪之博大哉

四月疏請賑濟淮浙災傷

長編四月辛卯右諫議大夫孫覺言淮浙災傷米穀
踴貴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體量廣行賑濟徧下諸
路轉運提刑司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
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如此則諸路不敢不言朝廷
隨災傷之大小賑濟而防虞之則四海之內無倉卒
之憂矣時災傷至甚轉運等司并無奏報及宿亳州
詔令發運司體量災傷州縣闕食處仍令宿亳州分
折并不申奏災傷次第及具見斛斗價例各疾置以
聞

詔爲給事中兼侍講

長編壬辰右諫議大夫孫覺爲給事中依舊兼侍講
韓縝旣罷覺乃以遷

疏請看詳囚徒減降區斷

長編戊戌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去冬以來天久亢旱
無大雨澤麥已不收春種失時人方闕食陛下側躬
卹災無所不至親御便殿慮問囚徒所犯所死例從
寬減憂勞之至而聖澤未至浹洽者或有所在減降

之恩雖出自聖意然獄吏治囚根究未見本末或會問在遠州縣候事畢議法始引減降得從輕坐臣以爲在京左右軍巡司錄乞差兩制官一員畿內諸縣差諫官一員分視獄囚已殺人及重傷守宰外皆酌情約法減降區斷應照證驗未圓會問未到者并許召保押出知共在以稱聖恩蕩滌之意詔在京并開封府界諸縣見禁罪人內有根究未見本末或會問結絕未得者在京差左司諫王巖叟開封府界諸縣差監察御史孫升親往逐處分視巡囚與當職官同看詳已殺人及重傷守宰外餘并酌情約法一面區斷內府界諸縣徒罪已下不該刺配者亦許一面斷遣訖奏應照證驗未圓會問未到者并召保知在聽候斷遣

五月詔與顧臨程頤看詳修立太學條制

長編五月戊辰詔給事中兼侍講孫覺祕書少監顧臨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生條制

六月疏論將兵戍諸路

長編六月庚子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將兵之禁宜可少解而責之所在守臣與州郡兵官可乘此時令所

在廣行召募稍補前日之額循祖宗之法使屯駐三邊及川廣建諸道州軍往來道路足以習其勞苦南北番屯足以均其勞佚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輪戍他路河北輪近裏一將赴河東界諸路隊將與不隸將兵并更互差發出戍別路赴三路者差全將或半將餘路聽全指揮分差仍不過半將如本路州軍闕人安撫鈐轄司相度合銷人數移那亦不得過半將具軍分人數申樞密院半年一替因出戍別路而住營處闕人者本路安撫鈐轄司那移應副不足卽奏取旨東南南川峽闕人路分樞密院相度添戍兵諸路將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并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卻減罷本處鈐轄止一員者不減其本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

與胡宗愈蘇軾范百祿疏畱劉攽

宋史劉攽傳哲宗初祕書少監劉攽以疾求去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畱政事

案長編六月甲辰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奏疏畱中不報不詳疏奏何事署銜與此正同故不復錄

與蘇軾表薦鄭俠為泉州教授

宋史鄭俠傳俠徙英州哲宗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為泉州教授

與范祖禹胡宗愈交章薦張舉

宋史隱逸傳元祐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張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

七月進吏部侍郎

長編七月丙辰朔戊辰給事中孫覺為吏部侍郎

十一月呂公著言中書侍郎未補人先生及呂大防李常等皆可用上然之

長編十一月乙卯朔丙辰自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可任大事又言孫覺李常胡宗愈皆可用上深以為然

是年王安石卒作文誄之

宋史孫覺傳

尚書解義成

案晁公武讀書志孫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朱彝尊經義攷引之今未能確指是書成於何年姑因晁氏仕元祐之說附此

元祐二年丁卯六十歲三月以吏部侍郎初領右選尋

改左選勘定選人額數

長編元祐二年三月戊戌吏部選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爲限從侍郎孫覺請也覺在吏部幾二年初領右選右選萬五千員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祖免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於是復磨勘員宋史字句小異四月與鄧溫伯蘇軾李常王存胡宗愈疏畱顧臨於朝不報

長編夏四月癸巳給事中顧臨爲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新河北路都轉運使范子奇爲陝西路轉運使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翰林學士蘇軾戶部尙書李常兵部尙書王存吏部侍郎孫覺胡宗愈等言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寘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掇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畱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 宋史

顧臨傳元祐初給事中臨以朝廷方事回河時河決商胡賈

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故云拜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孫覺蘇軾李常王古鄧溫伯胡宗愈言臨宜留寘左右不報

與蘇軾傅堯俞疏薦陳師道為徐州州學教授

長編已巳徐州布衣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充徐

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傅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

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

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

士類宋史陳師道傳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師道文

行於朝

案蘇詩施注元祐初公與傅欽之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家為徐州教授公守杭履常以知己之義求郡檄送行守不聽以疾謁告別於南京馮應榴蘇詩合注案施注所云守不聽指孫莘老也時守徐州今案東坡年譜公由翰林學士出守杭在元祐四年先生安得有守徐事

傳師先生直龍圖閣權知秦州

長編乙亥朝奉郎右司員外郎孫覽為直龍圖閣權

知秦州

十一月疏令御史糾舉四方使者以聞詔從之

長編十一月庚申吏部侍郎孫覺言歷代相承每遣

使者以行黜陟今天下萬里使者不為少矣然自陛

下卽位以來使四方者有能推行陛下保養元元之意不使暴政侵漁慢吏姑息如唐陸贄之說能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輕財費六聽保罷瘵五要簡官事如是者雖有其人不以聞不可也無其人不求其人尤不可也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詔大臣立法專令御史臺糾舉以聞設若下吏貪贓犯法與弛慢不才及才賢過人使者宜詳知之一或不知猶可至三三人焉則使者爲不職矣乞以臣言降付三省委御史臺糾察仍降詔諸路使預知此意貼黃稱臣訪聞四方使者以陛下卽位以來罷行青苗免役及市易等事以爲朝廷專務姑息雖有貪贓不法之吏莫敢誰何以故民受其敝臣故敢乞令御史臺彈奏若黜一人歸吏部則天下莫不悚動矣詔割與諸路及府界監司仍令御史臺常切覺察

元祐三年戊辰六十一歲春正月詔與蘇軾孔文仲同知貢舉

長編元祐三年正月乙丑翰林學士蘇軾權知禮部貢舉吏部侍郎孫覺中書舍人孔文仲同知貢舉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

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奏號進士五百人宗室二人子瞻莘老經父知舉熙叔元輿彥衡魯直子明參詳君貺希古履中器之成季明略无咎堯文元忠遐叔子發君時天啟志完點檢試卷

三月與蘇軾孔文仲疏乞去冗官之害

長編三月乙巳權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唯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

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義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近準聖旨依逐舉體量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準尙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遞減一舉

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贖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有損無益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羅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所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敕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攷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列選限免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旣忝近臣理難緘默貼黃稱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之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烟瘴之地不問月日遠近唯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加訪問以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旣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恠無厭之人又以衰老到官

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四月擢御史中丞

長編四月壬午吏部侍郎兼侍講孫覺為御史中丞

案秦少游賀先生啟見淮海集 又案先生為御史中丞有語傅楫事宋史列傳稱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益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蹟大臣門

疏舉歐陽棐自代

長編五月丙午朔丁巳歐陽棐為集賢校理權判登

聞鼓院右正言劉安世言棐以庸材因緣傳會造為

虛名遂至呂公著薦充史館孫覺舉以自代伏願罷

棐館職以慰搢紳之望 節錄

案宋史棐字叔弼歐陽修仲子本傳稱其不附魏泰卒坐黨籍豈以庸材造為虛名者所能先生舉其人自代定非漫然

五月疏論胡宗愈

長編注五月甲戌右正言劉安世言胡宗愈除尚書

右丞不協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人見其改節

今已彈奏伏望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節錄

六月疏請黃杲卿黃穎除教導官從之

長編六月丙子朔丁亥詔經明行修黃杲卿黃穎竝

特與應天府助教以被舉不至御史中丞孫覺請合
就除一官教導後進故有是命

九月詔與蘇轍彭汝勵張績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舉人

長編九月辛亥御史中丞孫覺戶部侍郎蘇轍中書
舍人彭汝礪祕書省正字張績考試應賢良方正能
極言直諫科舉人

先生子子實端應制科登進士

案邑志子實先生子為宋制科進士攷宋史元祐二
年復制科三年應試故附此子實名端邑志以為即
淮海集北海尉孫誠之陸佃陶山集依韻和孫勉教
授詩元注莘老最稱重誠之誠之乃孫勉也與莘老

伯仲邑志
之說非也

先生引疾求罷詔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
講

長編乙未御史中丞孫覺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
泉觀兼侍講覺引疾求罷故有是命 宋劉放彭城
集御史中丞孫覺可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依
舊兼侍講制吾以風憲齊邦法而用經藝求多聞儒
臣之任是者異事而同功此皆有益於朝者也具官
某資性樸茂學問該達有子政之博識兼叔向之遺
直近者擢置中司以從民望未得聞生之奇論乃因

以疾而求解知其不欺在所從欲擢龍馬之峻秩仍
虎門之詔徵兼總殊庭之事增重講闈之寵祇服休
命毋怠初心

案山谷年譜九月莘老以御史中丞提舉醴泉觀魯
直送天壇靈壽杖有詩李公擇在宣城寄草元筆

周易傳成

游酢序云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以一言蔽之則順
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
隆汙三極之道皆原於易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
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
理得矣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
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
而莫知所尚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
之而入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
訓其義自伏羲至於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
將領天下於中正之途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
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
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
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
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立
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

也晚而成書詞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於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案是書未能確指成於何年唯因定夫有晚而成書之說姑附於此

元祐四年己巳六十二歲春正月詔免侍講依舊提舉醴泉觀免朝參

長編元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癸巳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講孫覺免侍講依舊提舉醴泉觀免朝參

五月傳師先生爲江淮荆浙等發運副使

長編庚寅新兩浙轉運使朝散郎直龍圖閣孫覺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

先生請罷以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

宋史孫覺傳

案先生罷歸有詩贈少游少游次韻淮海集次韻莘老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聲動眇綿祕書窺甲乙密室指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春晚炷宮熾夜深然漢殿螭頭筆岐藩幕下蓮孔鸞人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尾方瞳若提刀獨若然皂囊封細札青簡續遺編璧府深難造龍媒雋莫先大農參奏計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眞卽金甌忽浪傳兩輪茗上駕百丈剡中牽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傅還星霜俄九換金竹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旛淮水孺經綸殊未倦憂患復相連惡草空搖毒羣蝸漫汗

涎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
 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交篇禪譽推麗蘊親評主閔
 騫懶因閒處極樂向靜中全歲月黃塵裏鶯花白髮
 前冰臺清照底玉海湛無邊身世九飛隼功名眇蛻
 蟬蕉心難固待楮葉漫勞鐫佇續清都夢還隨濁世
 緣泉虬淹已久風翻去應便預想朝元處簪裾立萬
 仙黃魯直亦有詩山谷集荅孫莘老見贈往歲在
 辛丑從師海瀕州外家有行役拜公古邗溝兒童被
 鑑賞許以綜九流仍許歸息女采蘋助春秋斯文開
 津梁盛德見虛舟離合略十年每見仰清修久次不
 進遷天祿勤校讎文武修衮職諫垣始登收身趨鄴
 公城逐臣旣南浮變彼丞中饋家庭供百羞堂堂來
 問寢忽為雲霧休遺玩猶在篋汝水遶墳邨南箕與
 北斗日月行置郵相逢輦轂下存沒可言愁當年小
 兒女生子欲勝裘甌越委琴瑟江湖拱松楸持節轉
 七郡治功無全牛還朝蒙嗟識明月豈暗投抱被直
 延閣疎簾近奎鉤三生石上夢記是復疑不隱几付
 天籟閱人如海鷗襟懷俯萬物顏鬢與百憂長歌可
 當泣短生等蜉蝣悲歡令人老萬世略同流軒冕來
 逼身白蘋晚滄洲履拂知道肥淨室見天遊小人樂
 蛙井癡甚顧虎頭世緣真嚼蠟骨相謝封侯松根養
 茯苓歲晏望華朝魯直又呈莘老九陌黃塵烏帽
 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聲名四
 十年 蟹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
 蚌登王府不若行沙弄夕暉

十一月傳師先生權知桂州

長編十一月丁卯朔甲申江淮荆浙發運副使直龍

圖閣孫覽權知桂州

案傳師先生守桂嘗因宋顏延年讀書巖創為堂軒
 榜曰五詠堂且為記云桂林為郡千山環秀而井邑
 之內一山峙立狀如冠冕凡州堂臺亭榭開戶相倚
 清輝可掬玩之無斃游者忘歸名曰獨秀山山復有
 巖可容十許人蕭爽虛涼坐卻煩暑宋顏延年出守
 是邦來游巖間讀書為文以自娛名曰讀書巖蓋紀
 於圖志者其略如此歷大厯中李昌巖為桂管觀察
 便因建學其下建元間御史裏行鄭叔齊為之記脫

落顏延年事而獨載昌夔之事景平建元相去視今為未久不應頓失其傳觀叔齊文字猥陋非愛奇博古之流亦不能考尋前載也余元祐五年被命承乏於此視事累月間斯巖名嘉顏延年好尚不凡訪求古迹而荒崖斷石榛莽蕪穢始不可見乃命寺僧芟夷營葺之創為堂軒以面巖曲而唐人名刻猶有存者因鑿其旁曰顏公讀書巖延年才高性偏放蕩不羈前後見斥於徐羨之劉湛輩不能無怨嘗著五君詠旨味閑淡推重一時然亦以此取怨當路故又榜其上曰五詠堂五詠雖非延年在桂所為乃其平日自況也并刻之左右嗚乎士之負才不羈而趨世尤疎者其大足以殺身滅宗次或流離困挫不能自保者踵相躡也如延年文采江左以來蓋一二數少與謝靈運齊名辭氣軒揚凌傲當世亦略相似靈運竟以僂死而延年獲免蓋幸矣後之來者遊其巖觀其詩足以想見其平生大槩云

元祐五年庚申六十三歲哲宗遣使存勞

宋史孫覺傳

二月丙申朔戊戌先生卒

長編元祐五年二月丙申朔戊戌龍圖閣直學士左

朝散大夫提舉靈仙觀孫覺卒

宋史李常傳常與孫覺齊名其死先後一夕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案東坡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詩云蚤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葉風即謂此也

先生子子實端時為郢州長壽縣主簿遂丁憂

三月詔賜先生家錢五百緡給葬事

長編三月丙寅朔丁卯詔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

家錢五百緡令所屬給葬事及借官舍御史中丞梁

燾爲之請也

案秦少游挽先生有詩淮海集孫莘老挽詞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沈疴返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旦常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邱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惟有羊曇在 勸哭西州不忍歌

先生子子實端歸葬先生於廣陵

江南通志郡志宋學士孫覺墓在府善應鄉

紹聖四年丁丑詔追奪官秩

宋史

徽宗崇甯元年詔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外

宋史

崇甯五年丙戌詔毀黨人碑無問存沒復其官

宋史

孫龍圖軼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是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硯而不可君懿旣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余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爲憎而知其善雖其

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乎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諶處終當合之

宋蘇軾東坡題跋案此文與

東坡志林同題跋又一本小異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哽噎上

案東坡詩自注嘗謂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工

孫勉莘老弟其兄莘老以詩寄之皆言戰事

蘇詩東坡自注

客有傳朝議欲以蘇公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

罷之莘老作詩以紀其事與秦少游同賦莘老詩云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

國樂天詞筆過雞林節旄零落氈吞雪辯舌縱橫印

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宋秦少游淮海集附

注

孫君孚升嘗學詩於孫莘老

宋劉延世孫公談圃

孫莘老形貌奇古熙甯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

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曰之孔

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

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之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宋趙德麟侯鯖錄

參寥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之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濶蕙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孫莘老讀之至末句言者小子又賤發也後少游編淮海集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宋王立之直方詩話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預作蘇公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蘇公見之果不能辨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

詩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以爲難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冊黏葉爲上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鈔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績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黏法子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

皆作黏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詩辭固多協韻晦菴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強也離騷一經惟

多艱多替之句最為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

宋周密齊東野語 案書錄解題洪興祖楚詞攷異嘗得歐陽永叔孫莘

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其遺

孫巨源洙從劉貢父乞墨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後知是莘老誤畱以

其皆姓孫而同為館職吏輩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

身之大小為別於是館中以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士

語林 案宋魏泰東軒筆錄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

小然二人皆髯劉攽呼為大胡孫小胡孫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

宋岳珂程史

孫君孚升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希聖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

焉公曰然談圃公謂孫升

攷證原纂間有脫落鏤成復據長編校補

第三十六葉第九行不一下落下字

第三十七葉第八行撫州下落確字第九行元絳上

落事字

第三十九葉第二行惠澤在人上落先帝二字

第四十四葉第十九行紀綱下落程字

第五十葉第二行鈐轄下落一員二字

孫公莘老年譜書後

湘鄉左青峙刺史權牧吾鄉時菲君雩水方纂孫公莘
老年譜成蓋取史策所載爲之綱博攷羣書爲之證瞭
如秩如歸於體要刺史賞雩水用力之勤以爲大有功
於其鄉先生思有以傳之也而未暇適移任震澤攜譜
稿去歲餘一函一艇來則刺史已加弁言簡端剗剗蕪
事命與使者共載矣自來游宦所經或視如傳舍刺史
惓惓於吾邑鄉先生出處大節不束閣其書汲汲焉捐
奉鳩工俾得壽世而歸諸吾邑古誼高風可端笏拜也
宋紹熙中陽羨邵公輯知高郵軍鐫莘老春秋經解十

五卷藏郡齋莘老先生著述多散佚經解獨傳賴此舉也余以爲刺史與邵公後先繼美皆當勿諉於無窮云道光二十五年十月旣望邑後學王敬之拜手書後

高郵先賢孫莘老先生宋代偉人也其品節政事文章具宋史本傳然史文約而不詳其軼往往散見他說泮林平生景仰遇先生事蹟隨手輒錄仿紀年之例編次成帙其不可以年次者則以軼事別紙記之是編始輯於道光戊戌孟冬至辛丑夏初乃克纂成嗚乎吾鄉碩彥宋時首推孫秦少游淮海年譜行世已久而先生舊無譜錄殊爲闕事泮林生龍學七百年後望古茫茫又以鄉曲見聞學植蕪淺不足當表揚先哲之責比年從王君寬甫游常有所請益而寬甫亦揆討不厭余不敢攘善因樂道其始末如此邑

朱子書卷之五

後學茆泮林識



